

247.5
1741

卫斯理

木兰花系列小说

14

军械大盗
开头美人鱼
蜘蛛陷阱



女黑侠木兰花系列：

蜘蛛陷阱

断头美人鱼

军械大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王洪

封面设计:李平

木兰花系列小说

军械大盗

断头美人鱼

蜘蛛陷阱

作者:卫斯理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呼和浩特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380 千字

1999 年 5 月第一版 199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0000 册

ISBN7-204-03410-4/I·647 定价 14.80 元

版权所有·请勿翻印

目 录

军械大盗 (1)

断头美人鱼 (95)

蜘蛛陷阱 (191)

军械大盗

作者 卫斯理

军械大盗

木兰花的住所在郊区，花园之外是一条公路，公路的一边是悬崖，站在公路边上望去，可以看到浩渺无际的海洋。

本来，每逢假期，平时很幽静的公路上，总是十分热闹的，各种各样的汽车，公路上川流不息，都市中的人，都涌到郊外渡假来了。

但是今天的情形却十分例外，今天是假期，但是公路上却冷清得出奇。说公路上“冷静”，或者不怎么适合，因为事实上，暴雨的雨点，洒在公路上发出的声音，令得在屋中人，虽然关紧了窗子，讲起话来，也非提高声音不可！

气压十分之低，暴雨夹着劲风，盘旋着，横冲直撞，木兰花、穆秀珍正在收听天文台的天气报告，天文台的报告说，强烈的热带风暴已然直袭本市，八小时之内，本市将遭受风速三十六海里的暴风所吹袭；暴雨将和暴风一齐肆虐！

木兰花家中的客厅，也显得很不同寻常，本来她们的室中是最整洁的，但这时她们的客厅中却十分凌乱。

客厅里凌乱的原因，是因为多了许多不“不速之客”。

这些“不速之客”包括了四十多盆各种品种的玫瑰花——那是木兰花精心栽培的精品，以及十多盆苍劲古拙的盆景，还有许多花卉，连同穆秀珍所种的那一颗大仙人球在内——穆秀珍做事最没有耐性，她觉得种仙人球最好，三天五天不记得洒水也不要紧。

许多奇花异草，本来全是在花园中的，但因为暴风雨的警告

早就由天文台发出，所以她们将之一盆盆搬了进来，免得受风雨的摧残。

这时，暴风哗哗地打在玻璃窗上，花园中的一株大橡树，叶子已被风卷去了一大半，安妮坐在窗前，无可奈何地发着呆。

向远处望去，在天气好的时候，她们是可以看到明净慰蓝的大海的，然而现在，大海成了一片死灰色，不时涌现出洁白的浪花来，天和海洋，像是压到了一齐，自天上洒下来的暴雨，就像是整个大海倾复了一样！

穆秀珍从沙发上跳了起来，掠了掠头发，道：“唉，好好的假期，倘遇上了这场大风，现在只好睡觉了！”

木兰花微笑着，道：“我看你也不是没有事可做，我们的房子当风，风势还会加剧，你应该在玻璃上，贴些纸条！”

穆秀珍撇了撇嘴，道：“我才不呢，贴上纸条，天好了又要洗去，那多麻烦，安妮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穆秀珍想安妮支持她的论点，可是安妮却并没有回答她，安妮坐在窗前全神贯注地望着窗外。这时，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流，窗外又是一片的风雨，实在并看不到什么，可是安妮却像是有所发现，一动也不动地看着。

穆秀珍得不到安妮的回答，向安妮走近了一步，道：“喂，你在看什么？雨有什么好看？来，我们来下棋！”

安妮仍然专注着窗外，她的神色，看来十分紧张。

木兰花也觉察得安妮的神色有点不寻常了，她也问道：“安妮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可是在不舍得花园中的那些树木么？”

“不，”安妮回答，“我看到了一艘小船。”

“一艘小船？”木兰花和穆秀珍同时也叫了起来。

在海面上，时时有船只来往，有古老的帆船，也有新型的游艇，那本是一点也不出奇的，可是在那样的风暴之下，海面之上，波涛汹涌，上万吨的大轮船，也难免沉没，何况是小船，怎会在这样的情形下出现在海面上？

穆秀珍立即道：“安妮，你一定看错了！”

“不，我没有看错，”安妮仍望着前面，“我刚才看得很清楚，一个浪头盖过了那艘小船，小船上还有一个人，他似乎想将船驶

向岸，但却做不到这一点。”

穆秀珍抬头向窗外看了一眼，又笑道：“安妮那一定是你的幻想，你想写一篇小说，是暴风雨中的海洋上发生的故事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不是秀珍姐，我真的看到的，但现在，它已失去踪迹……”安妮讲到这里，突然又尖叫了起来，道：“看！它又出现了！”

木兰花和穆秀珍一齐向前看去。

她们立时看到，在海面上，一个巨大的海浪的顶端，有一艘船，那船在视野不清的情形中看来，只不过是手掌大小的一块黑影，如果不是洁白的浪花将它衬托出来，是根本看不到的，那船上好像的确是有着一个人！

但是不等她们进一步看清楚，浪头倏地下沉，那艘船立时不见了。木兰花陡地吸了一口气道：“拿望远镜来！”

穆秀珍一步三跳地跑上了楼，又拿了望远镜，飞奔了下来，木兰花接过了望远镜，凑在眼上，向前看去。

她不能打开窗来观看，而打在窗上，迅速下流的雨水。又令得木兰花的视线模糊，但是有了望远镜之后，她总可以将海面上的情形，看得更加清楚了！

她看了约莫两分钟，穆秀珍和安妮两人，都焦急地望着她。可是木兰花却一声不出，只是默然地将望远镜递给了穆秀珍。

穆秀珍接过了望远镜，向外看去，她立即叫了起来，道：“天！兰花姐，那真是一艘船，那人一定是死了！”

安妮握着穆秀珍的手背，道：“快给我看！”

穆秀珍将望远镜交给了安妮，安妮的目力最敏锐，海面上有船，那船上有人，就是她最早看到的，这时她有了望远镜，自然看得更清了。

她看到那艘船，是一艘木船，应该说，那是一艘舢舨，所以，在巨浪之中，虽然舢舨已全是水，但是还可以不沉。

她也看到，在那舢舨上，有着一个人，那个人的身子蹲着，他的双手像是紧紧抓着那舢舨上的木板，自然看不清那人的脸面，但是也可以从那人的姿势上，看出他是如何倾全力在和暴风雨，和巨浪在作着挣扎，为他的生命而努力。

安妮放下望远镜，控制着轮椅撞倒了一盆玫瑰花，来到了电话之前。木兰花沉声道：“安妮，你想做什么？”

“通知警方来救他！”安妮答。

木兰花摇着头，道：“安妮，在那样恶劣的天气下，没有任何救生人员可以出动在海面上救人的！，如果他们不顾一切出动，那只有多几个人遭到不幸！”

安妮已经拿起电话来了，一听木兰花那样讲法，她呆了一呆，将电话放了下来，道：“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兰花姐！”

木兰花并没有回答，只是又拿起望远镜来，向外望去。

安妮叫道：“我们难道看着他在大浪中被吞没了么？”

穆秀珍立时叫道：“胡说，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？”

安妮苗笑道：“那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。”

“我去救他！”穆秀珍大声回答

正持着望远镜在向外看的木兰花，突然回过头来，说道：“秀珍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怎么能够去救他？”

穆秀珍却理直气壮，道：“这艘船离岸，不会超过二百码，我从悬崖上爬下去，可以游近他，然后，就可以将他救上来了！”

木兰花叹了一声，道：“秀珍，你看看现在是什么天气——”

她讲到这时，突然顿了顿，才又道：“不论是什么天气，我们总不能见死不救，秀珍，我同你一齐去，你快去准备四百码玻璃纤维绳，爬山的铁钩，潜水设备，快，快去准备！”

穆秀珍跳过了几盆花，冲向储物室，木兰花则继续向窗外观察着，她仍然可以看到那艘小船，而这时候，她已看出事情有些不平凡了。

那艘木船，仍然在大浪之中，倏起倏落。这时，猛烈的风暴，正吹向悬崖，巨浪拍在海滩上，飞起极高的浪花来。

在那样有的情形下，那艘船应该早已被浪头卷到岸上来，在岩石之上，撞得粉碎了！但是，从发现它起到现在，至少已有十分钟了，它却仍然在原来的地方，离开海岸，大约三百码左右，像是它固定在那海面上一样。

木兰花的心中十分疑惑，她还没有出声，便听得安妮道：“兰花姐，那艘船……那人一定有什么方法将船固定了！”

木兰花点点头道：“是的，可是他用什么方法呢？难道他下了铁锚？但风力如此之强，多么粗的铁链，才能经受得起？”

“兰花姐，你可是说这艘船有古怪？”

“我不能肯定，我们要接近那艘船，才能知道。”木兰花沉缓地回答着。

安妮的心中，突然感到了一般寒意，她急急地道：“兰花姐，你刚才说过，在现在那样恶劣的天气之下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在海上进行救生工作的，你们……”

木兰花道：“安妮，我们并不是曾通拯救人员啊！”

安妮双手紧紧地握着拳，道：“兰花姐，你们若是出了什么意外，那我——”

她才讲到这里，喉间便像是被什么东西塞住了一样，再也讲不下去，而她眼中，泪花乱转，也已落下泪来。

木兰花轻轻地拍着她的头顶，道：“别傻了，我们一到了悬崖下面，就用绳子将我们缚住，使我们和海滩上的岩石连在一起，只要绳子不断，我们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，你说，我们真能够见死不救，只顾自己安全么？”

安妮含着泪，默默地点着头。

她自然知道木兰花是在故意将事情说得十分简单轻松，在安慰着她。事实上，在暴风雨的肆虐中，人的力量，真是小得微不足道，别说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之上，普通人，要在那样的暴风雨中，越过公路，也不是易事了！

木兰花和穆秀珍两人，将要经历极度惊险，方始能够达到救人的目的，而且，更可能是救人不成，自己也丢上性命！

但是，安妮却也知道，自己不论怎样说，都是阻止不了木兰花和穆秀珍的，她们不是不知道自己有危险，就不去救人的话，她们又怎么算是女黑侠呢？安妮只觉得她们那种舍己为人的伟大精神，令得她的胸口发热。

她自己暗暗地告诉自己：自己是因为无能为力，不然，也会和木兰花，穆秀珍一齐，冒着危险去救人的！

穆秀珍的行动十分快疾，不到三分钟，已将一切应用的东西，全都取了出来，她问道：“可能还看得到那艘船么？”

“看得到，我们快将应用的東西佩上！”木兰花简短地回答着。

她们迅速地将应用的東西带好，木兰花道：“安妮，你替我们关门，你一个人在家中，可别冒雨走出去。”

安妮握住了木兰花的手，道：“兰花姐，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回来。”

木兰花道：“我们一将人救起就回来了。”

安妮明知自己是多此一问的，木兰花有什么办法可以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回来？安妮在那一刹间，实在后悔自己不应该首先发现海面上的那艘小船的！

但是，她却已发现了那艘小船，而且木兰花和穆秀珍两人，也已决定去救人了，再来后悔，自然是没有用的！

安妮放开了木兰花，木兰花和穆秀珍一齐来到了门口，她们两人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，木兰花旋转着门柄，她才一旋门柄，根本不待她出力将门拉开来，猛烈的旋风，已然将门推开来，虽然木兰花早已用了很大的力，但是门还是立时打开尺许！

旋风自打开门中，卷了进来。

刹那间，像是有千百头无形的猛兽，一齐冲了进来一样，“乒乓”一声响，一只花瓶首先滚跌了下来，落在地上，跌成粉碎。

接着，几只花盆被吹倒了，在地上滚动着，乒乒乓乓地撞来撞去，穆秀珍身矛一闪，就在那尺许的空缝中闪出了门口。

木兰花叫了一声，道：“快来帮我关门！”

她一面叫一面也闪身出去，虽然她在外边拉住了门柄。但是门又吹开了尺许，安妮控制着轮椅向前冲击，用力向前顶着，旋风吹得她连气也喘不过来，好不容易，将门推上，她回过头来时，不禁苦笑！

客厅之中，不但已乱成一团，而且，还湿了老大的一片，看来她一个人要整理，至少也得忙上一小时！

她暂且不理睬客厅中的凌乱，忙又来到了窗前，向外看去，只见木兰花和穆秀珍两人，弯着腰，向前冲，冲到了铁门之前。

她们打开了铁门，向外冲去，也不再关好铁门，接着，便看到她们冲过了公路，已然隐没在一块大山石之后了。安妮的心中，

像是压了一极大的大石一样，她暗自叹了一声，慢慢地将滚倒的花盆，一个个扶了起来。一出了门，木兰花和穆秀珍两人，就像是置身在另一个世界中，要不然，就是世界末日，已经来临了！

强烈的暴风，像是几个硕大无朋，但是又无形的巨人一样，四面八方地轻抚着她们，聚雨打在她们的身上，不到十秒钟，她们全身都湿了！

而她们是早已料到这一点的，所以她们也根本没有穿雨衣，穿雨衣也没有用的，反而倒增加累赘。

她们摒住了气息，冲过了公路之后，倚着一块大石，想察看一下眼前的情形。但是，在屋内，透过玻璃窗，还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形，

这时，她们一指起头来，雨点便扑面洒了过来，令得她们什么也看不到！

木兰花转过了身子只有在脸背风的时候，她才能吸一口气，她向穆秀做了一个手势，两一齐将绳子的一端，系在岩石上。

然后，她们双手紧握着绳子，向下爬去。

她们才爬下去了三四尺，便发现事情比她们所想像的困难得多？风是如此之强，她们若是双手只抓着绳子，便会被风直吹起来。像是一个风筝一样！幸而她们只是爬下了四五尺，是以被吹起之后又跌在地上，还不致于受伤，如果在编下四五十尺之后再被吹起来，一定已经死了。

木兰花用手肘撞着穆秀珍，她一手拉着绳子，另一只手则抓住了岩石或树角，慢慢地向下落去，穆秀珍也照她一样做着。她们平时也时常以爬那些悬崖为乐的，根本不必绳子相助，也能上下自若，可是此际，当风强的时候，她们的身子，便被强风逼着，紧紧地贴在岩石上，一动也不能动，一定要等风势较弱之际，才能继续向下落去！

她们无法知道究竟化了多久时间，才落到海滩上的，但是当她们双脚终于踏在海滩上的时候，却像是已过了一世纪那么久！她们才一落在海滩上，还未及转过身来，轰地一声巨响，一个巨浪，便已涌了过来，那个巨浪将她们两人遮没了！

在那样的巨浪的冲击之下，是没法可以站得稳的。木兰花

和穆秀珍两一齐被巨浪冲得跌倒在沙滩上，等那个巨浪退去之后，她们才能站起身子来。

她们两人都知道，一个巨浪之间的间歇，可能只有几秒钟，是以她们一站起来第一件事便已将氧气筒的吸管，咬在口中。

她们手拉着手，但是，她们根本没有机会下去，汹涌的海水，已将她们疾涌了起来，涌向岩上，她们的身子，被海水的力道，涌得贴在岩石上，海浪的力道比强风的力道，大不了知多少倍，当她们的身子，被海浪的大力，贴在岩石上之际，她们根本一动也不能动，大量的海藻，水母，向她们的头上，落下来，接着，巨浪挟着排山倒海的大力压了过来！

在巨浪压到之前的一刹那，海水的压力突然减轻，是以使木兰花可以趁机拉着穆秀珍，迅速地转到了一块大石之后。也幸而木兰花有那——下及时的动作，巨浪才没有直接打击存她们的身上。要知道这时的情形，和她们才落下来时已然不同了，她们才一落下来，也遭到一个巨浪的打击，但那时她们在巨浪一到之际，便被浪头冲倒在海滩上，她们倒下去的时候，将海浪的巨力，卸去了不少。

而这时，她们却是身子紧贴在岩石上的，巨浪若是打到了她们身上，她们便必需承受巨浪冲击的全部巨大力量！

那样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，实令人难以想像！

木兰花拉着穆秀珍，迅速地转到了那块大石后面之后，紧接着，轰地一声响，巨浪打在大石上散了开来。

刹那之间，海水高得淹过了她们的头顶，但是立即地，又迅速地分开后，退了开去，直到她们的双足，也在海水之上！

海水迅速退的刹那间，产生出一股极大的吸力来，几乎要将她们两人，自那块大石之后，硬生生吸了出去！

她们两人双手紧握着，另一只手，则尽可能抓住了石角，她们互望了一眼，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，巨浪又打过来了！

巨浪一个连一个地冲过来，每一个巨浪之间的间歇，最多只有几秒钟，木兰花和穆秀珍两人，除了维持原来的姿势，紧站在大石之后，避开巨浪正面行击之外，完全没有办法，去展开任何行动！

海水一下子淹过她们的头顶，又一下子退到她们脚下。木兰花和穆秀珍两人都知道，她们都无法救人了！

她们根本不能到海中去！

如果她们到了海中，那么，巨浪一定将她们卷起来，以极大的力量抛向岩石，那力道之大，足以令得她们在一秒钟之内，粉身碎骨！

木兰花和穆秀珍在大石之后，呆了足有半小时之久，木兰花才有机会，伸手向身上所系的绳子指了一指，又向上一指，她是在对穆秀珍说，在海滩上形势如此之待劣，还是先设法爬上峭壁去，慢慢再想办法的好。

穆秀珍立时领会了木兰花指示的意思，她点了点头。

她们还来不及有任何动作，浪头又再度将她们完全吞没，然后，在海水开始向后退去之际，她们一齐向前，行了出去。

她们攀着绳拉着岩石缝中生长的树，向上升了十来尺，避开袭击。当她们刚才，甫一置身在暴风雨中时，只觉得暴风雨的力道，大得出奇，然而此际，她们从海浪的袭击之中，挣扎了出来，却又觉得暴风雨的力量小得多了！

豆也似大雨点，仍急骤地洒在她们的头上，脸上和身上，但是她们至少已可以抽空吸一口气，而不必再咬氧气管了。

木兰花除下了氧气管，穆秀珍也已除下，叫道：“兰花姐，我们无法到海中去，我们不能救那个人了！”

木兰花吸了一口气，半转过头，勉力向海面看去。

她一生之中，从来也未曾见过如此汹涌壮观的海景！

这时，她离海面约有一二十尺，高溅起来的海水仍然夹着骤雨，洒得她一头一脸，但是巨浪却是卷不到她的身上的。

而她又离得巨浪最近，也可以说，从来也没有，像她们两人那样，离得巨浪如此之近而来欣赏巨浪的。

在海面上，像是有着亿万匹口喷白沫的，疯狂的野马在向前奔来，一面奔着，一面还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啸声，然后以震天动地的大力，撞敲岩石上，令得整座峭壁，都像是在摇撼，令人心战胆寒！木兰花和穆秀珍两人，绝不是胆小的人，可是她看到了这种情形，‘也不得不承认，人力不论如何强，和大自然的力量相

比，还是微不足道的！

在风力较小的时候，木兰花可以放眼看到较远的海面，那虽然只是极短的时间，但是木兰花已可以看清，那艘小船已不在海面上了！

同时，她也听得穆秀珍在她的耳际叫道：“兰花姐，那艘船已不住了，它已经不在海面之上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木兰花大声道：“上去！”

她们在峭壁之上攀上去，比下来的时候更加困难许多，她们几乎是一寸一寸地在向上移动着的，她们终于攀上峭壁，来到了公路上。

她们穿过了公路，走进了花园，安妮已经打开了门，她们两人，被暴风雨涌进了客厅，安妮花了足有半小时整理好的一切，又变得凌乱了。

木兰花和穆秀珍两人，几乎是滚进来的，她们仆倒在地板上，一动也不愿动，安妮关好了门，立时斟了两杯白兰地给她们。

在喝下了那杯白兰地之后的两分钟，木兰花和穆秀珍两人，才长长地呼着气，欠身从地板上，立了起来。

穆秀珍首先说道：“安妮，你可看见发生了什么？”

安妮点了点头。

穆秀珍道：“那船怎样了？”

“我看到了一个巨浪将那艘船托到半空中，高极了，”安妮面色苍白地回答，“然后巨浪突然沉下，那船像是飞了起来一样悬空停在

半空中至少有一秒钟，才落下来。当它落下来时，第二个巨浪又卷到，它便在海中消失了！”

木兰花和穆秀珍两人，苦笑了一下。

安妮又道：“那小船在被浪头托起，停在半空的一刹那，我可以看到了船上拖下一条十分长的铁炼，一定是铁炼被吹断，它才被巨浪吞没的。

木兰花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们根本无法进入海中，也没有什么人能够救他，现在发生的事，是这件事的唯一结果。”

安妮同意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兰花姐，我不明白，暴风的消息

早就传出来了，那人为什么不知趋避呢？他在海上做什么？”

木兰花摇着头道：“我也想不通。”

她紧皱着双眉，慢慢地站了起来。

半小时后木兰花和穆秀珍两人已经全换上了干衣服，并且用干毛巾包住了头发，虽然只不过下午五点多，但天色已十分黑暗了。

暴风雨仍然在继续着，木兰花，安妮和穆秀珍二人，已经随便吃了些东西，她们一齐在二楼的室中，安妮仍然望着窗外。

这时，天色黑了。根本什么也看不到了。

木兰花在看着书，穆秀珍赤着脚，在地毡上踱来踱去，安妮在天色更黑了一些之后，突然转过头来，道：“我想，那人可能是从外地来的，根本不知道已经有了风暴，所以才会被困在风暴的海面之上的是不是？”

木兰花微笑地望了安妮一眼，不置可否。

穆秀珍瞪着眼，道：“从外地来？那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说，那人划着一只小舢舨，从外地飘来本地的么？”

安妮立时皱起了眉，像是自己对自己的说法，也感到了不满，她望向木兰花，说：“兰花姐，你一点也想不到么？”

木兰花放下了书，道：“我自然想不到，安妮，譬如有一个代数方程式，全是未知数，你怎能解这个方程式？我什么也不知道，甚至根本未曾看清那是什么样的船，什么样的人，我有什么法子知道，那人是为了什么而在海面之上的？”

安妮道：“那我们永远不能知道了么？”

木兰花笑了一下，道：“安妮，你的好奇心，比秀珍更强烈，如一定要知道为了什么，只有在暴风雨过去之后，再去勘察，例如，那船停在海面上，它一定有锚沉在海底，我们可以潜到海底去，从那铁锚来辨别那小船的来源，现在是没有办法的。”

安妮不断地点着头，等木兰花讲完，她又道：“那么，我们算是目击一个在暴风雨中遭到意外，要不要报告警方呢？”

木兰花点头道：“好的，你可以打电话和高翔联络一下，向他报告这件事，或者他会有多少消息供给你的。”

安妮拿起了电话，打了好几次，才搭通了高翔的电话，在暴